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原野飞雀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原野飞雀

朱马拜·比拉勒 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野飞雀/朱马拜·比拉勒著,哈依夏·塔巴热克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12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ISBN 978-7-228-17271-9

I.①原… II.①朱…②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973号

◎ 出版统筹 刘光宏 李颖超 刘 巾

◎ 责任编辑 孙祁娟 刘 巾

◎ 装帧设计 雅集书坊/王瑄+谷雨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开

印 张 16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册

定 价 32.00元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编委会



- 成 员 石永强 古力先·吐拉洪
张新泰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刘 宾 马雄福 买买提江·马合木提
程 春 张新革 范文诚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刘光宏

●主 编 张新泰

●策 划 张新泰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译稿审定组

●组 长 刘 宾

●副组长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成 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张宏超
马品彦 巴赫提亚·巴吾东 索苏尔
赛娜·伊尔斯拜克 佟进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维吾尔族作品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 帕尔哈提·吉拉/著 铁来克/译
不朽的生命画卷 ● 哈孜·艾买提/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毛拉翟丁——阿凡提 ● 赫威尔·铁木尔/著 张宏超/译
怀信可汗 ●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魔鬼夫人（上、下） ●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跨越天险 ● 巴图尔·肉孜/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 ● 买买提·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白杨树下 ● 阿拉提·阿斯木/著译
福与祸（上、下） ●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滔滔多浪河 ● 艾合坦木·吾买尔/著 哈力甫·哈力克江 玉素甫·艾沙/译
晨露 ● 热孜玩古力·干苏普/著 阿曼古力·努尔等/译
松柏之墓 ● 阿不力克木·艾山/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哈萨克族作品

- 天平 ●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天亮又天黑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博坎传奇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姚承勋/译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里/译
盘山路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塞里克·加合曼等/译
原野飞雀 ●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内初班的日子 ● 乌拉尔·库尔曼江/著译
一张牛皮的故事 ● 孔盖·木哈江/著 阿里等/译
蓝色梦想 ● 阿不都/著译

各民族作品选

- 新疆维吾尔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维吾尔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哈萨克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萨黛特·加马力等选编
新疆蒙古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策钦巴雅尔等选编
新疆锡伯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傅查新昌等选编
新疆塔吉克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新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新疆,中国西部之灵壤,这片多情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命运与共、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流血流汗,共创璀璨文明,共同为祖国繁荣、金瓯永固、社会经济文化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疆是历史上四大文明的唯一汇聚地,文化多元和文化交流是新疆文化的两大特质。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如山泉般汨汨溢出,自然流畅、清冽甘醇。汲取着这块土地精华的新疆各民族作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这块土地的神奇,书写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敏感细腻、宽广辽阔的心灵世界。

在这民族文学的大花园中,各民族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昂扬的民族精神、独特的民族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融合促繁荣,交流添活力。在现阶段,如何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给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民族，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影响深远的大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传承、交流、融合、创新，现代文化的引领，给盛世中华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30卷本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就是献给这个绚丽春天的一束美丽的花朵，它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同时又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收录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这是第一部囊括了新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整套丛书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转向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与长足进步，同时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进而增进对党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翻译力量的不足，民族间文化交流不够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国家文化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这种现象逐步得到良好的改善，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

出版《译丛》,能够深入挖掘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使一大批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特色的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提高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激活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

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能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因此,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读者,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批翻译作品会成为世界了解他们的一个窗口。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家和学者们提供有价值的文本依据。

同时,我们还期望《译丛》的出版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更加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新疆的少数民族,从而使运用母语创作的作家,突破本民族读者范围,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为了遴选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我们首先与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家协会、自治区翻译家协会联合,筛选出近20位各民族作家的个人优秀作品和上百位作家的各民族多人作品合集,并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

队伍,力求在编辑出版30卷作品的基础上,对新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掌握母语创作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作,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给广大读者。

《译丛》的出版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对于读者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译丛》是繁荣新疆文化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第一次以新疆少数民族作品汉译本的形式出版,填补了新疆出版业的一项重要空白,也使少数民族作家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策划、编选、翻译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奉献于读者,奉献于社会。我们期待《译丛》一花引来百花开,一同汇入祖国百花齐放的春天。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更多的人关注、关怀、关爱少数民族文学这块沃土,使其在共同辛勤的耕耘中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繁花似锦。

目 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94
第三章		174
编后记		243

第一章

—

有时候,原野上的飞雀为了觅食,会久久地眺望着远方,它们会在垃圾堆旁,或是在融雪后裸露的土地上,或是在打麦场雪堆下捂烂了的麦粒堆里,偶尔啄来微不足道的一点食物,一时填满嗓子,解解饥渴;或是钻入只有自己才能自由进出的野外粮仓里,填饱肚子再飞出千疮百孔的窗户,然后成百上千地集结在一起。这些飞雀将略呈灰色的弓形喙插进微微翘起的绵柔细嫩的羽毛里,悠闲地梳理着,显得小巧玲珑。它们用灵敏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歪歪扭扭的树节突起随风摇曳的树杈,在恰似摇篮的树枝上以悦耳动听的声音叽叽喳喳地倾诉着什么。

遗憾的是,这种美妙平静的时刻突然被搅乱了。这是为什么?

18世纪以来,沙俄就像一只贪吃的熊,在哈萨克草原觅食。当它吞下了哈萨克草原的大部分领地后,这只贪吃的熊并没有满足,又将利爪伸向了远在东方的中国。19世纪,沙俄强迫国势衰微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原属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沦丧。而原臣属清朝政府的哈萨克人在两国划界之后,被俄方以“人随地归”的说法强行掳走。然而原本过惯了自在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在沙俄的殖民压迫和血腥镇压下,仍旧向往着在中国属地的自由生活。他们不顾一切地向中国迁徙。

直至1916—1917年,由于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失利,再加上国内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驻牧于哈拉湖附近的哈萨克牧民强行征兵,并捕杀其头目数人,遂激起哈萨克人的奋起反抗。俄派兵镇压,哈萨克人寡不敌众,只有向新疆逃亡。虽经中国守卡官兵的阻拦,但无奈闯关的俄国哈萨克人数太多,不下三十万。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战火烧过乌拉尔山脉,吞没了中亚广袤的原野——从里海之滨到喀喇昆仑,上游至科布多高原,下流至哈拉湖、斋桑湖周边,甚至燃及天山茫茫的森林。随后,爆发于克里姆林宫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纷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大饥荒,导致靠近俄属边界的芒昂拉克一带的哈萨克人大批逃亡中国。从民国五年起,逃到巴尔鲁克、博尔塔拉一带的哈萨克人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两万户之多,沿天山山脉直到甘家湖一带支起密密麻麻的灰色毡房。迁徙大潮犹如巨大的泥石流一般压境而来,吓得原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哈萨克人全跑到博格达山一带,他们留下的地盘很快就被这些移民占据了。

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哈萨克斯坦各地——奥伦堡、斜米、塔什干、乌拉尔、奇姆肯特等地建立了阿拉什^①政权的分支机构。尽管后来克里姆林

^① 阿拉什:哈萨克汗国小玉兹的古老部落。它是巴彦乌尔联盟十二部落之一。这个联盟的口号就是阿拉什。

宫做出决定原谅了那些虽然要求自由独立但也没什么歹心的派别活动,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在萨尔阿尔卡一带、额尔齐斯河沿岸、七河流域对那些自作主张犯上作乱的政客们进行了清剿。

随后,在斜米、哈勒巴、阔克别克特、阿克苏瓦提、斋桑附近迅速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短短的几天里采取了紧急行动,没收了牧主乡绅们的财产,并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分子,流放到了远东、萨哈林岛、哈巴洛夫斯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以北的白海一带,绝大部分人被拉去当工人,修建土耳其—西伯利亚铁路,或者被充军。所有农户仓库里的粮食被强行调往俄罗斯内战战场。还没有回过神来的人们唯恐失去栖身之所,失去糊口的粮食,甚至所有财产,所以只好四处逃散,各自奔命。

这场革命风暴很快席卷了这个哈萨克部落。现在,居木克部落的人们像撒出去的黑豆一样散落在芒昂拉克地区的各个角落。他们犹如失去了高瞻远瞩的领头羊的羊群一样,只能在暗地里相互联络,向他们的祖辈一样,逃离这块是非之地。随后,他们以不易被外人觉察的行动一路迁徙,投奔了部落这时的首领——能言善辩的毕官^①巴赫提亚尔,并威逼他说必须迁徙到目前还没有革命乱党,眼下还算太平的中国属地——塔尔巴哈台山南麓的叶密里河流域去。因为清朝政府和俄罗斯帝国先前勘定国界时,那一带被划归中国,那里还留有我们的血缘同胞。

正当整个部落动荡不定、破败不堪之时,巴赫提亚尔却在处理一件棘手的部落里的百姓事务。

盘古至今,哈萨克氏族部落社会造就了许多明镜高悬、断事公正的毕官,最后一位铁面无私的毕官就是巴赫提亚尔。前些日子,他遇到了一件伤风败俗、给整个部落抹黑的缺德事。不出一个月,他像割掉手上突然长出一粒痂子一样,迅速解决了这件事,没有让部落蒙受羞辱。

^① 毕官:哈萨克民间执法官吏,娴于辞令,机敏智慧,熟悉哈萨克习惯法,善于处理各种民事案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与巴赫提亚尔相隔五辈的同族兄弟哈赛英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光棍汉，当年，他娶过一个老婆，但因为生头胎孩子难产去世，后因为手头拮据没有再婚。有一年，哈赛英与一个从玛尔卡湖一带来到先祖故乡，在这里以缝补靴子为生的小伙子攀上了亲戚关系。后来，他竟然与这个外来亲戚同处一个阿吾勒的一个人的妻子有了暧昧关系。而这个女人的丈夫只是在身上的衣服脏了破了的时候才会回家一次，在还没有怀上孩子的妻子身边顶多住三天又会离开。这个男人为了养家糊口到远牧场替人家牧放羊群，只能得到顶替月酬的一两只山羊或者绵羊。这种时候，睡在帐幔里的女人就会招蜂引蝶。在难熬的漫漫长夜，这户人家的长尾玉顶花狗常常受到蒙骗，无论谁扔一块骨头，它都会偃旗息鼓，一声不吭。而这个女人会让附近那些游手好闲的光棍汉们自由自在地进出门以便能够寻欢作乐。

这个女人与前夫只有几年同床共枕的生活，后来前夫因患肠梗阻去世了，而他们没有孩子，之后她又嫁给了这个成年累月只顾给别人放羊的男人，不久就开始像这样丢人现眼了。刚开始，她借口给家境殷实，被外人看作是远亲的单身男人哈赛英做饭洗衣，然后借挤牛奶的名义留了下来，渐渐就开始我行我素，根本不会在那个睡在偌大房间里翘首木床上的兄长面前感到羞怯了。

头天傍晚时分，哈赛英在门前的河边背回了一捆干树枝，又把即将归圈的乳牛的牛犊拴好，然后又睡了一小会儿。掌灯时分，那位弟媳妇做着饭，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还慌里慌张地将掺了牛奶的面也和得有点软了。刚才哈赛英就注意到她去屋后的山泉挑水时，与一个在山泉边饮马的人聊了很长时间。她一进门就用黑坎肩的下摆擦拭着沾到胸前的奶渍，然后开始整理衣装。在昏暗的屋里，她用梳齿已经参差不齐的黑色胶木梳子将头发一分为二，然后背着身子用黑皂搓洗起了脖子，并莫名其妙地淫笑了一会儿。她这一天比往日提前做好了晚饭，还埋怨说搓灯捻子的布条没有了。还没等锅灶里的灶火灭掉，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过去给哈赛英铺好了

床。接着她又为第二天早晨方便生火做饭,用炉灰将灶火压好。那天夜里,不知是什么时分,帐幔里传来了隐隐约约的窃窃私语:

“我想给你生一个孩子。”

“小声点,别让你内兄听到了。”

“他能怎么样啊?只能怪自己那个一年四季偶尔才照一次面的窝囊兄弟了,他要是嫉妒就用手掌……”这时,这个女人既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别人,声音清晰可辨。这么一来,这个整个冬天都与这个年轻女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原本非常绝望的男人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猛地跳了起来,抽出一根埋在炉灰下边未燃尽的木棍,快速冲向虚掩着的房门。里屋的男人听到了响声,顺手抓起衣服夹在腋下,准备溜之大吉。哈赛英还是慢了一步,那个男人躲过了没头没脑挥向自己的烧火棍,夺路而逃,连衣服被门扣撕裂都毫无知觉。他不顾一切地顺着门前的小山冈溜了下去,躲进下游的树林里便无影无踪了。

自打女人的丈夫去了离这里足有一天路程的地方给一个牧主放羊,哈赛英身边常常发生这种淫荡荒诞的丑事,而今天那些尖酸刻薄而污秽不堪的话语简直令他怒发冲冠,无法自制,同时也勾起了他埋藏多年的男性欲望,使他难以掌控。他从外屋进来之后,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厌恶,就立即扑向了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内衣,蒙在被子里的那个两腿间湿漉漉的女人,毫不犹豫地压了上去。而那个女人仿佛陷入了慵懒享受之中,热汗蒸腾,没有丝毫的反抗。过了一会儿,这个无耻的男人嘴里吐出了羞愧难当的言语:

“我有罪呀,真主会饶恕我吧,与其让那个贪婪的癞皮狗在这里撒尿,还不如我自己来滋润你呢……”

一个没有栖身之所,一个家里正缺帮手,只凭借远亲关系而相处的两个人之间那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一夜之间突然破裂。平时看起来笨头笨脑没有欲望的男人这种粗暴的行为,为日后的轩然大波埋下了祸根。第二天早晨,饿着肚皮一大早就出门去了的女人哭着跑到偏北黑石堆边住着的妯

婊家里喝了早茶,并通过妯娌向住在不远处的巴赫提亚尔毕官的妻子贾玛热娅递话:“那个与我父亲差不多大的男人欺辱了我,请毕官大人快快将我丈夫叫回来,否则我要叫娘家人来论理!”

别说是那个不要脸的骚女人,就是相当有面子的人都不敢轻易冒犯崇高威严的毕官,可这个女人却通过长舌妇们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巴赫提亚尔通过自己的妻子贾玛热娅封住了这个女人的嘴巴,然后与几个同部落口风紧的亲信商量了一番之后,便不动声色地亲自带着三个壮汉,闯入了哈赛英的家,给了他四十皮鞭的惩罚,那家伙的屁股被抽得鲜血淋淋。然后,他们又用盐水掺着灰条粉撒在了他的伤口上,算是对他最后的惩罚。于是,这个男人的家便成了他自己的活地狱。没过多长时间,毕官派人责令他三天之内与那些从各地招募的工人一起赴土耳其—西伯利亚铁路工地做苦力去了。接着将那个无颜面对巴赫提亚尔和众乡亲的女人的丈夫接了回来,责令其照看好妻子和家业。

俄国十月革命的风暴使新旧党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很快就牵扯到了巴赫提亚尔的家。这是一个无论是谁,都渴望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时代。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巴赫提亚尔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之下处置了禽兽不如的哈赛英,躲过了人们幸灾乐祸的目光。就在巴赫提亚尔刚刚回过神环顾四周的时候,图耶哈吉又率领着一大帮威风凛凛的人将他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虽然巴赫提亚尔的先辈从未得到过沙皇尼古拉或者清朝乾隆皇帝的册封,而且历代皇帝可汗也从未眷顾过他祖上的任何一个人,但到了巴赫提亚尔的时代,百姓却自发地拥戴他,视他如可汗一般。可就是这些平日里五体投地般顺从的乡亲们今天却闹得这位毕官六神无主,非要逼得他流亡国外。

“前些日子你成为前往奥伦堡谈判的代表,回来后你说要我们远离白匪,还说我们要高举阿拉什旗帜拥有自治权了。今天呢?你非常信任的那些红色布尔什维克们却将我们视为土匪赶尽杀绝。你也耳闻目睹了他们掠夺我们的牛羊,掠夺我们财产的情况,可你为什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啊？巴赫提亚尔！我们还是去找住在中国境内叶密里河流域一带的乡亲们吧！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召唤：‘你们遭殃了，快来吧！我的兄弟们！’”

“啊！我的乡亲们啊，即便溃逃也要好好思量一番呀！这些纷争由来已久，大概也到了终结的时节了吧！眼下这种分成不同派别不同阶级的局势只是短时间的事，最多经过一二百年的相互残杀后，人类还会恢复原本纯洁善良的禀性，世界还会恢复到和平的状态。千万不要因为世界一时破败就闹着远徙他乡，从而成为豺狼的美食。”

巴赫提亚尔思忖了好久，洞察到有一股强大而新兴的潮流即将摧毁这个腐朽的世界。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知道这些道理呢？

贵族部落的后代图耶哈吉有三房老婆，生育了五个儿子，个个都已经成家立业。图耶哈吉以自己的慷慨掌控着整个居木克部落里那些能言善辩有头有脸的人们。现在，这位面目冷峻的图耶哈吉率领着整个部落里家境殷实、见多识广的人们，跨进了巴赫提亚尔家高大陈旧的土坯房屋的门槛，用灰色的眼睛威逼着毕官，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

“别怪我说话难听，知心的朋友最终会成为亲家，难道红色政权能放过与你关系亲密的赛尔克西吗？不说别的，由勇士们打头阵，还带着押解士兵的那帮人甚至还想扑过来咬住你呢。那条人们常常驮着小孩摇篮自由过往的叶密里河现在还没有被封锁，我们趁机赶紧迁徙吧！眼下我们无路可走，天塌地陷了，局势就像泥石流一样滑了下来，并将一切席卷一空。你向往新生的制度，也以为总有一天会出现像阿布赉可汗那样追溯先祖业绩的后代……但是，我们恐怕活不到那个梦幻的时代，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往后只能期盼叶密里河给我们一点恩赐了。”

这些人已经如此这般地拿定了主意，并犹如一潭能将一切吞下去的深渊一般，开始威逼这个部落大帐里的主人——巴赫提亚尔。

“我就像一匹从火堆里逃出来的黄褐马，还能到哪里去呢？我该拿任人宰割的百姓怎么办呀？”

“你的部落已经不再像部落了，凑凑合合地过吧，总会有山不转水转的